



津子围 王玮◎著

蛋糕情人

DANGAO
QINGREN

第一次婚姻

他空有一副男人的躯壳

他根本没有性能力，和他结婚很久

我一直是处女

第一次尝试

让我体会到了做女人的滋味

我是那么激动和快乐

我发誓来世一定还要做女人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蛋糕

DANGAO

QINGREN

情人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拯救性别俱乐部/白天光主编. —北京:光明日报出版社, 2003
ISBN 7-80145-769-2

I. 拯… II. 白… III. 纪实文学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1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58857 号

蛋糕情人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永安路 10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050

电话: 63184197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忠信诚胶印厂印刷

880×1118 1/32 印张 53.5 字数 750 千字

200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145-769-2/I

(全 7 册)定价:112.00 元



津子围 本名张连波，一九六二年生。研究生毕业。在国内外公开发表作品二百余万字。出版中短篇小说集《一袋黄烟》、《相遇某年》等三部。出版长篇小说《残局》、《残商》、《残缘》等六部。作品多次被《小说选刊》、《小说月刊》等选载，并被选入中国年度最佳小说集、最新名家小说速递丛书及当代中国最新作品排行榜等，获辽宁优秀青年作家奖、辽宁文学奖等多项奖。小说《蝴蝶》、《黑玫瑰》被翻译到海外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现为大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。

王玮 经济学硕士，本篇为第一部长篇小说。





第一次婚姻
他空有一副男人的躯壳
他根本没有性能力，和他结婚很久
我一直是处女

第一次尝试
让我体会到了做女人的滋味
我是那么激动和快乐
我发誓来世一定还要做女人

内 容 简 介

女主人公子璇过着优雅的全职太太生活，她的同学加密友雅岚因得性病而怀疑丈夫对自己不忠，雅岚在跟踪丈夫时遭受巨大打击而精神失常，住进精神病院。子璇怀疑雅岚得病是由她丈夫江海涛一手策划的，所以就开始了调查，经过调查子璇发现了一个更大的秘密，自己的丈夫杨天歌竟然和秘书晓婷有染，而晓婷以怀孕为筹码，加以威胁。这件事打破了子璇精心构筑的生活局面和对人性的认识。而子璇的另一个同学胜男的丈夫吴浩天是性虐待狂，胜男鄙视和仇视男人，逐渐产生了同性恋倾向……在子璇与晓婷这场矛盾冲突中，子璇终于失去了丈夫——而这一切竟然都是雅岚策划的。

本书对爱情和友情进行了不安的探索，正如子璇所说，“现在男人的性别在退化，他们只剩下性的能力而丧失了爱的能力！”

前 言

性别正在我们嘻笑怒骂的时代慢慢丢失。

因这丢失而引发的种种危机，甚至悲剧，也如病毒般悄然侵入现代生活。可能我们并没在意，甚或会有一时的得意。然而当越来越多因情因性的迷失引发的奇案，让我们瞠目结舌时，人们不禁会问——男性的退化是女人的悲哀，还是社会的悲哀，女性肆无忌惮的张扬，是令人称颂还是警觉。

本丛书就是站在性别的最深处，去透视形形色色的都市情感，去会诊令人尴尬的性别迷失与困惑，当你读着这些源自心灵深处拯救性别的呼喊，相信会在迷茫困惑中找到一缕阳光，如女作者宋晓杰文中的那首小诗——

青草 河流 生命 血脉，
太多的细节 缤纷盛开，
伊甸园的门扉 虚掩着？
一扉是刚毅 一扉是柔美，
不紧不慢地 开合在光阴之外，
悄悄是昨夜微温的星雨，
一缕阳光泻下来！

俱乐部主持



QINGREN

现代都市性情小说

拯
救
性
别
俱
乐
部

第一章

子璇怎么也想不到，丈夫杨天歌会突然对政治感兴趣，其实，所说的政治也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那种“政治”，杨天歌不过是要竞选人大代表，尽管如此，子璇还是觉得，一向处世淡然的杨天歌，除了对汽车生意感兴趣以外，他对权力和地位并不看重。

昨天晚上，子璇和杨天歌的心情都不错，饭后，杨天歌小声对子璇说，今天晚上好好“折腾”你一下，子璇立刻敏感地四下瞅了瞅，见儿子没在身边，她回身打了杨天歌一下，含着笑说：“别臭美了，我可懒得理你。”

吃过饭，子璇还是洗了澡，早早地上了床。杨天歌也笑吟吟地来到床上，就在他们做准备工作时，杨天歌说，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。

“什么好消息？”

“区里准备推荐我为人大代表候选人，因为我是纳税大户。”



“你一向对政治没兴趣的。”

“人大代表不属于政治。”

“我不那么看。”

“当然了，我还要做一些社会公益活动，搞一些宣传和包装。这样才可能选上……”

“为什么？你不是说要低调一些吗？”

“说不好，可能心里觉得空吧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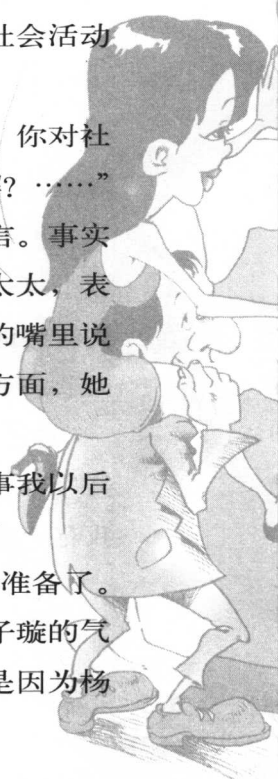
“可是，你做生意不是有个目标吗？刚完成了一段儿，你就把注意力转移了，那样值得吗？况且，搞社会活动又搭精力又搭钱，我觉得你现在不是时候。”

“你觉得，你能觉得什么？你整天呆在家里，你对社会的情况有多少了解？对公司的情况有多少了解？……”说到这儿，杨天歌停下了，他觉得自己有些失言。事实上，子璇对这样的话是敏感的，她在家做全职太太，表面看挺时髦的，她也愿意这样，但是，从丈夫的嘴里说出这样的话，还是让敏感的子璇联想到另外的方面，她会觉得杨天歌从内心里轻视她。

子璇是把情绪挂在脸上的人，她说好，你的事我以后不插嘴就是了。说完，拉过被子，扭头就睡。

杨天歌无奈地摇了摇头，看来，他们白进行准备了。

早晨，子璇没像往日一样陪杨天歌吃早餐，子璇的气儿还没顺过来。子璇和杨天歌闹情绪，倒也不是因为杨





天歌要竞选人大代表，主要是杨天歌说的话，他那样说，必定是心里那样想过，这样看来，自己赋闲在家做全职太太并不像杨天歌以前说的那样“我举双手赞成的”。

杨天歌也知道自己不小心把子璇伤着了，所以，他吃过饭，一声不响地下了楼。

杨天歌下楼后，子璇在屋子里巡视了一遍，看看丈夫是不是又把东西落下了。十分钟内，杨天歌没按门铃，说明他已经走了。以往，丈夫经常忘带东西，不是手机就是车钥匙，尤其是车钥匙，三天两头就忘了。下了楼的杨天歌就会按门铃，大嗓门地对楼上喊：“把车钥匙给我扔下来。”子璇就从窗口把车钥匙丢给杨天歌。子璇想，男人真是有较强的依赖心理，每次子璇生气，杨天歌都不会落东西，想到这儿，她忍不住又想笑了。

子璇收拾房间时，客厅里的电话铃响了起来，子璇以为是丈夫打来的，拿起听筒，却是一个女人的声音。——电话是雅岚打来的。

“你在家忙什么，这么半天才接电话。”

“还能忙什么，都是些杂七杂八的琐事。你有事儿吗？”

“别提了，我正有事儿要找你……”

“你说吧。”

雅岚似乎犹豫了一下，然后把声音放低，讲了起来。



原来，这几天雅岚总觉得下身不舒服，今天尤其难以忍受，那种痒的感觉让她坐立不安，心烦意乱。她怀疑自己的丈夫海涛是不是在外面乱搞，把什么不干净的病传给了她，可又没有证据，想指责丈夫也说不出口。

“你看这事儿怎么办？”

子璇听明白了，她半开玩笑地说，你肯定自己没什么桃色事件吧？

雅岚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这种玩笑，快帮我想想办法吧！

子璇说有什么办法可想的，你就赶紧去医院检查吧，听说现在外面混的男人没几个不找小姐的，你怎么敢保证你老公就能不受年轻漂亮小姐的诱惑，为你守身如玉？

雅岚听了子璇的话更加心乱如麻。她问子璇：“你有时间吗？”

子璇说有啊，需要我陪你去吗？

雅岚想了想，说算了，这又不是做流产。两个人反倒容易让人产生联想。

子璇说这样吧，你去找我表姐吧，她虽然不在“妇科”，可还是可以帮忙的。

雅岚记下子璇表姐所在的办公室楼层和房间的具体位置，最后说：这件事要保密。





子璇笑了，她说你这家伙，怎么变得这么絮叨。

雅岚和子璇通过电话，就向单位领导请假说今天头痛的厉害，想去医院看看。领导当然准了假，还问用不用派车送你？身体不舒服就休息几天。

雅岚说不用派车送，她可不想让单位的人知道自己去看妇科，然做作出种种猜测。人言可畏，这她是知道的。

子璇是雅岚的大学同学，上大学时两人就住上下铺。也是“关系最近的同性朋友”，这些年来虽然她们都各自有了家庭和工作，交往比以前少多了，可一凑到一起，她们还是无话不谈，彼此信任，亲密无间。现在的社会竞争激烈，人际关系复杂，在单位里有利害关系的同事之间都互相提防着，很难找到可以说知心话的朋友。无意间多说了一句话都不知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麻烦，雅岚就曾经吃过这样的亏：有一次她和丈夫闹了点别扭心里不痛快，就和单位里平时关系不错的一个女同事说了些对丈夫不满的话。这本来不过是雅岚的一些气话，说完之后连她自己都不记得了，可却不知怎么被传成了“雅岚的丈夫有外遇，两口子正闹离婚”等等。所以，现在她除了工作上必须说的话之外，在单位她不多说一句话。

雅岚在一家大机关上班，收入不高，但也不忙不累，工作环境也还轻松。



雅岚在临去医院前还给老公江海涛挂了电话，让他早点去接上小学的女儿莹莹，并告诉他自己不舒服，正要去医院。她没说自己哪儿不舒服，也不等丈夫在电话那边有什么反应就很快把电话挂了。

雅岚来到第三人民医院，她已经很久没来这里了。才几年的工夫，这里已经变得让她有些认不出来了。新盖的门诊大楼明亮气派，里面的设施也到处散发着现代化的气息。

雅岚第一次来这里，是在她读大学二年级的秋天。由于连续高烧不退，她被同学们送进了医院。医生经过会诊确认，雅岚得了胸骨结核，需要住院进行手术治疗。当时的雅岚刚刚失去了相依为命的的老外婆，悲痛几乎将她打倒。还没等她从失去亲人的伤痛中恢复，新的不幸就又降临到她的身上。

雅岚常常在想，是不是真的有来世今生？是不是真的有生命轮回？大自然的春夏秋冬周而复始，那么人类呢？如果真的还有来世，雅岚希望自己能 and 母亲还有老外婆，快快乐乐地生活在一起，永不分离。

在高烧的昏迷中，雅岚看见了自己的母亲。对，她确信那一定是自己的母亲。她一身白色衣裙，一头披肩长发，仙女般徘徊在云雾缭绕的小树林里。那个小树林离她和老外婆住的小镇不远，雅岚小的时候，老外婆常带





她去那里采蘑菇。雨过天晴后的小树林里，饱满的蘑菇在草地上到处撑起一个个小伞。草叶和野花儿瓣儿上的雨滴还没有落尽，一闪一闪地反射着阳光。老外婆告诉她，妈妈长得很美，妈妈小时候也常常跟着外婆来小树林里采蘑菇。

妈妈！雅岚伸出双手奔了过去，想要抓住妈妈的衣衫，可是妈妈却一闪就不见了，然后又在离她不远的地方出现。等她再次奔过去伸出手去抓，妈妈又不见了，任凭她怎么努力也抓不到妈妈，甚至始终看不清妈妈的脸。她急得大声地哭喊了起来：妈妈！这时，她看见老外婆正微笑着朝她走来，胳膊上还挎着她们采蘑菇用的小篮子……

雅岚醒来后第一眼就看见字轩正坐在她的床边。他告诉雅岚，她已经昏睡三天了。

在雅岚住院的那段日子里，字轩几乎每天傍晚都出现在雅岚的病床前，为她补习功课，还为她朗读白朗宁夫人的十四行诗……

雅岚在第三人民医院门诊部四楼的一间办公室里找到了子璇的表姐，说明了来意，表姐领她去了“妇科”。在她进去的时候，表姐已经和一位正在为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做检查的医生讲过了。表姐示意她坐在那儿等一会儿。雅岚观察着这里的一切，她发现这是一个用白色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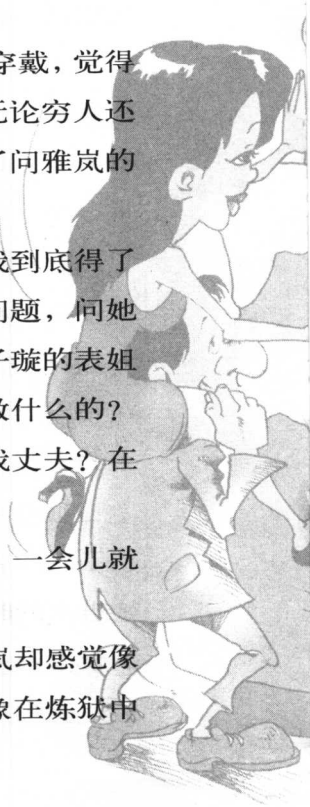
屏风隔开的诊室，外间儿是医生向患者询问病情、开处方用的，有两张办公桌对放在靠窗的地方，医生就坐在那里。门口儿放了一条长凳儿，是患者等候时坐的；里间儿是医生为病人做身体检查用的，安放着一一些医疗器械。雅岚坐在那儿能清楚地听见那个女人正向医生哭诉：“……他一年到头都在广州、深圳那边跑，有了钱就在外面找小姐，染上了病回家还瞒着我……孩子也保不住了，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？”

那个女人红着眼睛走了出来，雅岚看她的穿戴，觉得像是个悠闲的女人。雅岚心里想，这年月，无论穷人还是富人，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。医生先问了问雅岚的病情，然后为她做了详细的妇科检查。

雅岚急于想知道自己的病情，她问医生：我到底得了什么病？医生看了看她，并不直接回答她的问题，问她什么时候发现症状的？雅岚说也就这两天。子璇的表姐和医生交换了一下眼神，问雅岚，你丈夫是做什么的？雅岚愣了一下，她明白了子璇表姐的意思。我丈夫？在养路费征稽处工作。

最后子璇的表姐说，这样吧，你先去验血，一会儿就能取化验结果，那时就什么都清楚了。

等化验结果的时间也就二十来分钟，可雅岚却感觉像过了几百年。那是一种在煎熬中的等待，就像在炼狱中





等待判决。雅岚知道，如果自己得了性病，那病因就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江海涛。她可以面对任何一种疾病的折磨，却不知道自己是是不是能够接受命运的又一次挑战：那就是丈夫对她的背叛。

雅岚一拿到化验单就迫不及待地看了起来，可是上面全是些她不懂的符号，于是她只好回到子璇表姐的办公室，把化验单交给她。表姐看完了化验单，同情地看着雅岚轻声说，是淋病……

雅岚只觉得自己的头上像重重地挨了一闷棍，头痛的像要裂开一样，大脑一片空白……她根本就没听见子璇表姐还说了些什么，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医院的。当她觉得自己有意识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家门口儿。

她用有些发抖的手从手提包里掏出钥匙打开了房门，一进屋就看见挂在客厅墙上的她和丈夫海涛的大幅彩色婚纱照，一对儿新人正朝着她甜甜地笑着……雅岚发疯似地冲到彩照的旁边，猛地拽了下来狠狠摔在地上，然后发出一种令人恐怖的哀号声。这时她觉得自己的整个身体已经空了，已经耗尽了最后一点儿力气……她浑身瑟缩着瘫坐在地板上任凭泪水尽情地抛洒。



第二章

星期一的上午，丈夫和儿子都各自去上班上学了，家里只剩下子璇一个人，难得的一份清净。子璇喜欢自己一个人在家时的那种感觉，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，想怎么着就怎么着。要是去上班就不同了，你得在规定的时

间之前把自己打扮得整整齐齐：头发要梳得一丝不乱，脸上的妆要画得不浓不淡，衣着还要既时尚又得体，首饰要和衣着搭配得恰到好处从而显示出优雅高贵的气质……这一切说说容易，可是做起来实在是又费时又累人，一个女人如果不花上至少半个小时的时间是很难出得家门的。而这一切做不好又不行，且不说员工的衣着打扮会影响公司的形象，很多老板对员工的服饰有要求（她的大老板就批评过某些同事说：难道我没给你们买服饰的钱吗？），就是同事之间也会互相比较，衣服首饰不上档次和不会化妆都会被人看不起，甚至于客户也会以你的服饰来判断你的社会地位以至于你的价值。这已经

